



(上接8月18日A14版)

申应娟开骂第一声，卫君梅就听见了，就听出申应娟是指羊骂她。看来蒋志方帮她们家收玉米的事还是被申应娟发现了，或是申应娟听说了，不然的话，申应娟不会骂得又是玉米地，又是月亮地，不会增加那么多新的内容。卫君梅不能接茬儿，不能和申应娟对骂。她倘若和申应娟对骂，就正中了申应娟的下怀。她已经把申应娟看透了，申应娟之所以不断挑起事端，其目的就是把她赶走，不让她继续在陈家的宅子里住。申应娟不是怕她另嫁他人，是怕她守在老宅子里，不另嫁他人。这是因为，陈龙民和陈龙泉只有弟兄两个，卫君梅生有一个儿子，而陈龙泉的老婆申应娟生了两个闺女，没有生儿子。这使申应娟有了一种危机感。往远了看，远到几十年之后，老的老了，闺女都出嫁了，陈家只剩下卫君梅的儿子陈慧生，陈家的所有财产都是陈慧生继承，这让申应娟心里很不平衡。陈龙民去世后，申应娟心中暗喜，觉得这是一个转机。她认为卫君梅守不住寡，就会改嫁另走一家。卫君梅一走，会把两个孩子也带走。那样的话，卫君梅和陈家就没什么关系了，陈家的一切都归陈龙泉所有。归陈龙泉所有，就是归申应娟所有，申应娟想怎么支配都可以。申应娟的算盘打到了这里，她也征得了丈夫陈龙泉的同意，两口子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目的就是让卫君梅尽快扫地出门。陈

龙民去世好几年了，卫君梅迟迟不另嫁他人，申应娟未免有些着急。卫君梅真是申应娟家的一只羊就好了，羊可以骂，可以打，可以卖掉，也可以宰杀。可惜卫君梅不是她家的一只羊，她的意志不能代替卫君梅的意志，这只能让她急上加急，急得恨不能自己嫁人。

陈龙民死后，矿上除了赔偿给卫君梅10万元钱，每月还发给卫君梅的两个孩子各800多元的抚养费，直到把卫君梅的两个孩子分别抚养到18岁。这样的事也让申应娟非常眼气。天爷，10万元钱哪，这可是一笔大钱，陈龙泉挣一辈子，恐怕也挣不了这么多钱。这笔钱都到卫君梅的账上去了，陈龙泉作为陈龙民一娘同胞的亲弟弟，一分

钱都分不到。还有，卫君梅的两个孩子还什么都不会干，每人每月都能领到800多块钱。她家也有两个孩子，有谁给她的孩子一分钱呢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



要偏向自己的老婆。同时，陈龙泉当然要排挤异己，不允许卫君梅与他分庭抗礼。陈龙泉自己没有儿子，哥哥有一个儿子。从陈龙泉的所作所为来看，陈龙泉并不认为陈

慧生是他们家的根，对陈慧生一点儿都不亲近。相反，因陈慧生不是陈龙泉的种，陈龙泉有可能把陈慧生视为竞争对手，未来的敌人。卫君梅在电视里看见过公狮子咬死小狮子的纪实镜头，就是因为小狮子不是那头公狮子的种，它宁可把母狮子生下的小狮子杀死，以催促母狮子早日发情，自己和母狮子交配，下种。公狮子咬起小狮子来毫不留情，场面相当残忍。由动物世界的动物想到人类世界的陈龙泉，又想到自己的儿子，卫君梅几乎有些不寒而栗。和年轻力壮的陈龙泉相比，她的还是儿童的儿子，完全处于弱势的地位，儿子的处境是危险的。为保护儿子，她必须时时处处提高警惕。

惹不起，就躲。卫君梅采取了措施，她请人帮忙，把门框、门板拆除，把门口用砖头垒了起来。同时，在原来的后墙上开了一个门。她不和申应娟往得门口对着门口了，等于给自家的房子来了一个向后转，留给申应娟一个房子的后背。她也不和陈龙泉一家在一个院子里生活了，她宁可不要院子，让自家的门口直接对着村街。

黑白男女

第四章 挖掘自己的力量(下)

么！就因为卫君梅的男人死了，卫君梅就占这么大的便宜吗，这太不公平了，实在让人好恼！由恼到恨，申应娟恨不得和卫君梅好好干上一架才好。这个臭娘儿们，她把头缩在肚子里，怎么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呢！

卫君梅不是没接过申应娟的茬，申应娟第一次借羊骂她时，她就对申应娟提出了质问。卫君梅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，也是一个点火就着的人，按她的脾气，她不仅要对申应娟的胡嚼乱骂提出质问，还想抽申应娟两个嘴巴子，让申应娟闭嘴。她之所以没采取过激的言语和动作，是碍着丈夫的亲弟弟陈龙泉的面子，打狗看主人面，她不想伤了和陈

龙泉的和气。同时不必隐瞒，卫君梅心里也有一些顾虑，申应娟之所以如此放肆，因为背后站着陈龙泉，很可能得到了陈龙泉的支持。也就是说，

申应娟是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。而自己的男人没有了，她要是和申应娟干起来，有谁给她撑腰呢！有一次，申应娟骂她骂得实在让人受不了，她找陈龙泉去了，她把陈龙泉叫成慧生他叔，说慧生他婶子这样骂人，你也不管一管。卫君梅一试就试出来了，陈龙泉的态度冰冷得很，脸上像挂了一层霜，陈龙泉说：她是骂羊，又不是指名道姓骂你，你拦那么宽干什么！卫君梅还能说什么呢？狐狸背后站着老虎，卫君梅跟老虎讲不出道理；狗后面站的是人，卫君梅拿人没办法。又好比一些小国老是向中国挑事儿，因小国后面有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，中国拿美国也没什么好办法。卫君梅眼里本来含了泪，见陈龙泉和申应娟合穿一条裤子，明显在庇护申应娟，她没有让眼泪流出来，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。

陈龙民出事后，卫君梅的公爹不堪打击，一病不起，时间不长就去世了。家里的两个老人，现在只剩下婆婆一人。卫君梅也曾找过婆婆，让婆婆评评理。婆婆的大儿子没有了，婆婆还有孙子，孙子应该是婆婆的命根子，惟一的命根子。婆婆看在自己命根子的份儿上，应该为她说一句公平话。让卫君梅深感失望的是，婆婆没有站在她的立场，没有帮她说公平话，婆婆说：老头子死了，你们想把我也气死吗，你们是嫌我这个老不死的死得慢吗！

几年前，这个家庭可不是这样。那时候，公公婆婆住堂屋，大儿子一家住东厢房，二儿子一家住西厢房，虽说不在一个锅里吃饭，但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，彼此相处得还算和睦。逢年过节，公爹会把合家老小都召集到堂屋里，一块儿吃大锅饭，吃大块肉，喝热辣辣的酒。儿子儿媳轮番给老人敬酒，兄弟两个相互敬酒，妯娌两个也相互敬酒。公爹一再哈哈大笑，一再说好哇好哇，做梦都没想到能过到如今这一步。申应娟以前不会织毛衣，是卫君梅一针一线教会的。过年时申应娟不会炸麻花儿，是卫君梅手把手教她和面，教她盘条，教她学会了炸麻花儿。申应娟一口一个嫂子叫着，连女人之间隐秘的事情都愿意跟卫君梅说。家庭的平衡关系突然被打破，源于陈龙民的猝然离去。卫君梅听丈夫讲过，井下的石头顶板都是靠木头柱子支着，一旦柱子被压断，顶板就会落下，重则把人拍扁，轻则把人的骨头砸断。丈夫的去世，咔嚓如柱子断，呼啦似顶板倾，使这个家庭很快发生了改变。陈龙民活着时，也许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意识不到陈龙民有多么重要，只是觉得他是这个家族的长子，对家里的事操心多一些，付出也多一些。陈龙民的突然消失，才使他们感到事情非同小可。至少在卫君梅看来，陈龙民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个支撑点，也是一个平衡点，抽去了陈龙民这根“柱子”，家庭的“顶板”就失去了支撑，发生了倾斜。往大里说，陈龙民的离世，使他们这个家庭像是经历了一次改朝换代。朝一改代一换，一切都改变了模样。如果说原来是公爹的朝，现在换成了陈龙泉的朝；原来是公爹的代，现在换成了陈龙泉的代。陈龙泉当了朝，当了代，当然要重用自己的人，

村街旁边，属于她家的宅基地只有窄窄的一溜儿，所以她只能把灶屋搭得很小很小。

面向院子的门口虽然堵上了，但还有一扇窗子没有

封闭起来。卫君梅把窗子关上了，把窗帘也拉严了，但窗玻璃和窗帘的隔音效果有限，申应娟的叫骂还是能钻进来。申应娟的骂离她家的母羊越来越远，实际指向却越来越清晰，说你生了一个母羊羔子，又生了一个公羊羔子。你生一个公羊羔子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还不知道是谁的野种呢！

慧生也听到了申应娟的骂，他对妈妈说：婶子在说谎话呢，她家的羊没有生过羊羔子，她说羊生了羊羔子。

卫君梅说：好了，睡吧。

说谎话不是好孩子，我不说谎话。卫君梅拉灭了灯，让两个孩子都睡下，她也躺下了。

卫君梅一拉灭灯，就被申应娟注意到了，她把拉灭灯说成是挤眼子，继续骂道：挤上你的眼睛干什么，偷汉子偷舒坦了吧！你以为你挤上你的眼睛，我就看不见你了，我照样可以看见你，照样骂你个脸皮厚的骚东西！

卫君梅睡不着。外面下了月光下露水，到了后半夜，露水还有可能凝结成霜。她闭上双眼，选择的是睡着的方向，但她就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8月20日A14版)

